

像個小聚落，就在那樣的環境中，做出很精美的木構架或是輕鋼架房子，工作模式雖然是很菁英的，但是環境卻非常在地。

和同領域的一起做事是加法，跨界則是乘法，跨領域的人共同創作，如果做的很好，那是很有力量的，影響力會交叉，不會只是在單一領域而已。至於台灣的建築教育界會不會太狹隘，我有部份同意，不過我覺得這也是非戰之罪，因為建築門檻蠻高的，像是結構力學、消防、漏水、物理環境、燈光、美學等等，每個專業都是一輩子的職業，不像是fine art，用壓克力顏料、油彩來畫畫，就可以達到很驚人的狀態，它的技術面的牽制因素不高、經費也不高，音樂也是類

似。所以才說建築師五十才開始，有太多因素是你得要一輩子去學習的，無可厚非。當你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掌握的時候，你急著跨界，就會是個災難。所以我認為建築比較辛苦的是在這裡，尤其是把建築當藝術的，那注定是辛苦的。

不過我仍認為跨界是重要的，誰能夠濃縮那個時間，誰就厲害。建築專業的訓練其實是需要花較長的時間的，所以說建築教育窄，其實有它的必要性。建築是幫助別人，不是蓋了來成就自己，建築師是和社會息息相關的，不能獨立存在的。所以跨界，當然重要，就是要和別人和在一起。

■

下期預告

建築改革

台灣的建築界從啟蒙至今，約已歷經了七八十年的光景。期間在許多業界及學界的前輩及團體的努力耕耘下，逐漸建立了目前正在運作的各種建築體制。然而由於內外在建築環境的演變，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建築界的期待日趨重要，而此正也突顯出了現今的建築體制似乎存在著諸多問題之窘境，致使誘發了更多建築人的關心，並共同尋求改善之道。

當然，這種現象不僅僅在台灣，其他國家也同樣地歷經了對於自身建築體制的各類改革運動。日本「建築計畫學」的創始人之一，同時也曾積極參與過日本近代建築運動的學者——京都大學建築系教授西山卯三（1911～1994）曾指出「所謂的『建築運動』就是『建築體制的民主化』之事」，在此過程中必須先找出體制的矛盾，進而透過群體的力量，面對體制加以改變。日本約從1920年代開始，就不斷地出現各類衝撞體制的建築運動，一直延續至今。

「建築改革」是進行式，也是深具探討價值的重要文本。而目前台灣的建築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極多，但如以議題區分，大致可區分成「建築專業與實務」、「建築教育與學術」及「建築文化與社會」等範疇。下期專刊預計邀請業界及學界的相關人士，針對「建築改革」不同範疇中的議題，進行剖析並加以論述，期望作為尋求共識及改善相關建築體制之參考。



曾光宗
中原大學建築系主任

